

选择

杜婉

很多时候,人生重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奋斗,而是选择。尤其是银铛入狱的老虎苍蝇们应该更明白这个道理吧。从曾经的前簇后拥,风光无限到人人唾弃,身陷囹圄,这天上地下的变化是该抱怨命运的变幻莫测,还是悔恨当时的一念之差呢。曾经满怀抱负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是就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出了些成绩,有了些荣誉,名利金钱也扑面而来,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再光亮的道路也有险滩恶流。

贪婪,虚荣本是人性的弱点。但身居高位或是那么点权力的人却不是身经百战,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长远的目光,但也得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因为这金钱的背后是陷阱,美酒的背后是砒霜。

看守所内曾任周口市委书记的朱家臣,在谈起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时嘴角带着一丝讽刺的笑,他的苍老的面容,蹒跚的脚步,还有头上飘摇的白发,很难让人联想到,他曾经身居要职,叱咤风云,35岁就已经是洛阳某县县委书记,他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是学习的榜样,差点就光耀门楣了。可是从第一次按下那罪恶的金钱时,命运就已经开始狞笑。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呢,当时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是忐忑不安犹豫不决,抑或是心安理得欣喜若狂?有了第一次选择的平安无事,贪欲便如出了笼的猛兽,决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当他在铁窗里回念自己远方的妻儿、小孙子粉红的笑脸时,他可曾想过,如果那一次的选择能多念下百姓的得失,国家的利益,年轻时立下的誓言,哪怕是事发后冰冷的手铐,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人生不可以重来,悔恨早已是无济于事。

本应是心寄苍生大有作为,可偏偏为了蝇头小利昏了脑袋。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古有司马迁,包拯行教守法,清正严明,今有焦裕禄、谷文昌舍己为民,大爱无疆,在选择面前,他们又坚守了什么?百姓的暖衣饱食,国家的安定兴旺,个人的洁身自好,对党无限的忠诚,对社会主义无反顾的担当,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华盛世。蛀虫蚂蚁不可怕,温水里的青蛙到最后才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是大非前,请清醒,请警惕,一念之间,或是天堂或是地狱。

我的光

孙勇

在灿烂的星空  
我的光  
微弱  
不如萤火

我努力驱赶  
覆盖我光源的枯枝败叶  
让我的光  
那怕只照亮一棵小草

越来越多的微弱的光  
溶进光的河流  
即便冬夜  
心也温暖如春

我的光,在光的河流里  
虽然,你看不见  
我給你  
我的星星

回到竹林时代

任崇喜

不是绿林人物,不是那些刀客,呼啸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

闲坐,望窗外逐渐蓬勃的绿色。想起绿色,就自然地想起那年夏日,在杭州萧山看到的那片竹林。灿烂阳光下,那片竹林,只是一片绿,一种的翠,几乎要透出水。当时,就莫名地想起几个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时期,让人对竹林有一种敬畏,以至于有些不敢逼近,不敢聆听。在竹林里,曾孕育着一群人,个性鲜明如竹。翻开《世说新语》,迎面走来的,是率真旷达、恣情任性的名士,纵酒的醉客,裸裎的狂人。他们潇洒风流,他们清高脱世,他们雅量高才,他们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都是在张扬“宁做我”的个性。

不是吗?他们一向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著称,“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尽管才华横溢,行为放诞乖张,思想自由飘逸,身影横越千年犹令人目眩神迷。“死便埋我”,刘伶淡然地说上一句后,继续端杯痛饮;驱车不择径而行,无路而返,阮籍痛哭不已;默然不语,嵇康举着沉重的铁锤,吭哧吭哧,锤击着熟铁……还有郢下放歌、兰亭流觞、南山采菊

之类,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名士故事,让我们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吟、为之叹。“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太白的诗句,是为他们量体裁衣而作的。“竹林七贤”,飘逸高蹈,这一群体的优雅生动,时常令我们企羡不已。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网,凡人能挣脱?

然而,撕破那一层文雅的外饰,我们从读到的,更多是苦涩。魏晋时代,令人浮想翩翩,被学者称为“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但并不是平民安居的年代。那个时代的政治充满风险,朝代变更,如一个又一个的赌局,充斥着现实的血腥,也饱含着政治的智慧。战火纷飞,乱世多祸,惨烈屠戮,人命贱如芥末。在那个重门阀的时代,就连王右军,当时书名冠绝天下,为换取几只鹅,也不得不为道人写长卷黄庭,何况他人?“人生若尘露,天道悠悠”,“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守陋巷,教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是他们的心愿。于是,便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诘问,有对清虚寂寥的“无何有之乡”的向往;于是,便对对悲苦的消释,对摇荡之心的安顿;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

新书架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张莹

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国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国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有四: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所强调的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想象与实践,贯穿于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关联性、交互性伦理的特别重视,以及对多样性和谐的特别推崇。中华文明的这些价值原理不仅在前现代的东亚世界被广泛接受,在当今时代,对全球建立关联社群、合作政治、和谐世界,仍具有普遍的意义。

道光与改刀肉

改刀肉是由清宫廷御膳厨师刘一刀创建。相传道光皇帝吃腻了宫廷御膳的满汉全席,想换个口味。御膳主厨刘师傅想到了竹笋鲜鱿,把竹笋与肥瘦相间的猪肉一起炒。这道菜虽平常,但特别讲究刀工、配料与火候,经道光皇帝上眼一瞧,上嘴一尝,论色,是清秀悦目;论香,是清香扑鼻;论味,是鲜美无比。这道菜吃的道光帝是相当的满意,并亲自把这道菜定名为“改刀肉”,成了清宫的御膳菜。后来刘师傅年老返乡,回到家乡承德,与儿子一起办了一个饭店,取名为五奎元饭店,因刘师傅是御膳名师,自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其看家菜“改刀肉”也名声远扬。

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代,在社会上便游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交换的人。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黄河下游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祖先叫商。由于契在佐禹治水时有功,被封为商。这便是古老的商族。契的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很多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一天,王亥在贩运货物途中,突然遭到狄族易氏的袭击,抢走了他的货物和随从的奴隶,并杀死了王亥。王亥有个儿子叫甲微,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后,便兴兵伐易。最后终于灭了易氏,商的势力也从此扩展易水流域。到了

知味

清廷食趣

冯忠方

乾隆与鱼头豆腐

传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微服登上吴山游玩,中午时分恰遇大雨,躲避于山腰间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他又冷又饿,便推门入室以求午餐,主人见状十分同情,虽家中一贫如洗,还是热情招待,把家里仅有的一个鱼头和一块豆腐放入砂锅中炖,做了个鱼头豆腐。菜上桌后,香味扑鼻,乾隆尝了一口,鲜美异常,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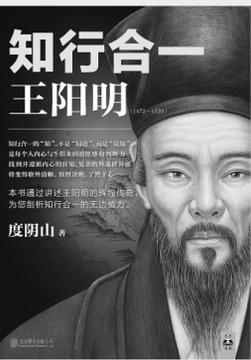
掌故

商人

陈永坤

汤时(商族后裔),商族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特别是纺织业,花色品种优于其他各族。商汤为了削弱夏的国力,便组织妇女织布纺纱,换取夏的粮食和财富,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当时夏代的统治者夏桀终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理朝政,最后被商汤所灭,商族人建立了商朝。商朝在农业上已定居耕种。在手工业方面青铜器、陶器的

连载



放弃,才有日后的得到。如果你在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答案,它就是一个包袱,甚至是五行山,只有放下它,才能轻松上路,继续你的前程。现在,王阳明轻装上阵,只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他又回到起点:想要建功立业,必须成为圣人,而圣人必须从儒家

“这和和尚终日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二十多年的追寻,二十多年的苦闷,足以让王阳明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建功立业没有平台,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

佛道的确能解脱王阳明的苦恼,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只要他能放弃一切。但是,他还有个心结。这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毕竟,他是个儒家士子,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

终于有一天,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眼睛,以一副如释重负的语气说道:“亲情与生俱来,如果真能抛弃,就是断灭天性!”他站起来,走出山洞,深吸一口气,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原来俗气才是最亲切的呵。他和佛教说了再见。

而就在几天前,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感受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

讶异时,他却叹口气说:“这是簸弄精神。”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

第二年,他又为自己和佛教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他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据知情人透露,这个和尚已不看言静坐三年。

王阳明笑了笑,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法。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看准了他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声:“这和和尚终日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高的禅机。所谓禅机,就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让接收方触机领悟。

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总之,和尚惊惶地睁开眼,“啊呀”一声。

王阳明盯着他,问:“家里还有人?”

和尚回答:“还有老母。”“想念她吗?”和尚不语。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

音。最后,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怎能不想念啊。”

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知道,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去吧,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第二天,和尚离开寺庙,重回人间。

无论多么宏大深奥的宗教,在人性面前都要俯首称臣。王阳明在佛教领域多年的浸染和探究,终于在最被人忽视的人性上看到了佛教的弊端。正如他创建心学后所说的,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佛教徒所以出家,就是想逃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伦中他们本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什么是洒脱?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该放手时就放手,不必计较付出多少。王阳明在辞章、道教、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前半生的心血。然而,他一旦想明白,说放就放,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

王阳明用他和辞章、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只有

满意。后来,乾隆又来杭州,派人找来王小二,重赏之后,王小二便开起饭馆,这就是杭州城的“王润兴饭馆”。乾隆还封王小二为“皇饭儿”,并亲书此三字。不久,“王润兴”便誉满杭城,鱼头豆腐也成为一道历久不衰的杭州传统名菜。

康熙和豆腐包子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出征西北,路过宝鸡时,已经告老还乡的党崇雅用当地有名气的段家豆腐包子奉献康熙。康熙吃到的农家素包子别具风味,十分高兴。于是特奖段家包子铺三角龙旗一面。康熙帝回到京城,专门把关中人家的豆腐包子带给御厨,让他们以此仿制,供京城文武百官享用。“皇帝亲尝豆腐包子,且有龙旗为奖”的话语迅速在当地传开。

制造也相当发达。另外,纺织、玉雕也都有很大发展。因此在商代时对内、对外贸易非常发达。商代后期建成的“大邑商”城,规模极为宏伟。

周朝建立后,商族人由统治者一下变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商族贵族,每况愈下。周朝对这些商族人给以自由民的身份。商族人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便纷纷重操旧业,到各处去跑买卖。他们每到一处都能吸引众多顾客。这样久而久之,便在周族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即跑买卖的人都是商族人。后来,慢慢地“族”字也去掉了,简称为商人了。这个称呼一直沿袭至今。



文翰书

郑州地理

石井村

马清贤

石井村,是荥阳市崔庙镇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崔庙镇西南部浮戏山余脉的褶皱里,西邻刘河镇的官顶村,均属半石半土的浅山区。石井村,原名叫歌家湾,易名石井,不足百年。

据当地老人说,由于该村地处半山坡,不仅土地都是等天降雨的旱地,村民饮水也很困难。雨水连便时,山泉水还能供应人畜饮水,若是干旱,村民就得跑十多里的山路去山下挑水。有一年夏天,因长时间干旱,地里的庄稼苗都旱得打了卷,变了色,可是,村头的天爷庙前边有一大片土却是湿漉漉的,几簇野草长得旺盛。有人发现了这一奇异现象,赶快去报告给会头(庙会的执事人,相当于族长或村主任),会头领人跑去看,果然如此,就找来几个村民开始在那里往下挖,越挖底下的土越湿滑,像往上冒水的样子。莫非这里有水?会头让民工继续往下挖,挖到一丈多深时,到了石头上,把泥土清理干净,才发现有一条石隙里往外流水,流量虽然不大,日夜不停地流,却也能供应一部分村民饮用水。会头让村民把周围用砖石砌成井,成为这个村里的第一口深井,因为水出石隙,这口井就起名叫石井,随即,村庄也改名叫石井村了。

改革开放后,石井村村民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但,人畜饮水问题却迟迟难以解决。当地政府多次邀请水利局的地质勘探队前来找水,始终没有找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在村外找到一条流量可观的水线,打井队苦战半年,穿透土层,又用炸药爆破,才把地下水引了出来。党和政府又扶助资金上百万元,买来水泵贯通水管,把村外的井水引到村里,家家户户安装上水龙头,使全村人都吃上了自来水。不仅解决了村里人畜饮水问题,房前屋后的菜地也可以得到灌溉,年年瓜豆鲜菜不断。

现在,石井村的旧石井虽然废弃,新石井与通水设施却常年得到专人维护。

“这和和尚终日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二十多年的追寻,二十多年的苦闷,足以让王阳明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建功立业没有平台,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

佛道的确能解脱王阳明的苦恼,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只要他能放弃一切。但是,他还有个心结。这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毕竟,他是个儒家士子,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

终于有一天,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眼睛,以一副如释重负的语气说道:“亲情与生俱来,如果真能抛弃,就是断灭天性!”他站起来,走出山洞,深吸一口气,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原来俗气才是最亲切的呵。他和佛教说了再见。

而就在几天前,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感受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

是认定人人都应该“格物致知”。

山东乡试结束后,王阳明登了泰山。在泰山之巅,他写了几首诗。诗歌是沉闷抑郁的,他说自己的使命感没有实现的机会,他又说自己虽然认定佛道并非圣学,但朱熹理学也没对他笑脸相迎。他还说,半生已过,往事不堪回首。

1503年农历九月,他回到北京,进了兵部工作,依然是索然无味。他重新探索理学,但这一次的探索是平静的,没有从前的激动和困惑。他此时毫无预感,不知道他前半生的历史已到了尾声。1504年,他突然对好友湛若水说:“我们倡导身心之学如何?”

湛若水双手赞同:“好!我们招生,讲学。”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深得陈白沙心学之精髓,一直倡导学习的目的是涵养身心,这一点和王阳明不谋而合。王阳明和湛若水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志,互相敬佩。湛若水说自己周游世界,从未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优秀人物。王阳明则回应说,他活了这么大,也没有见过过湛若水这样的理学家。